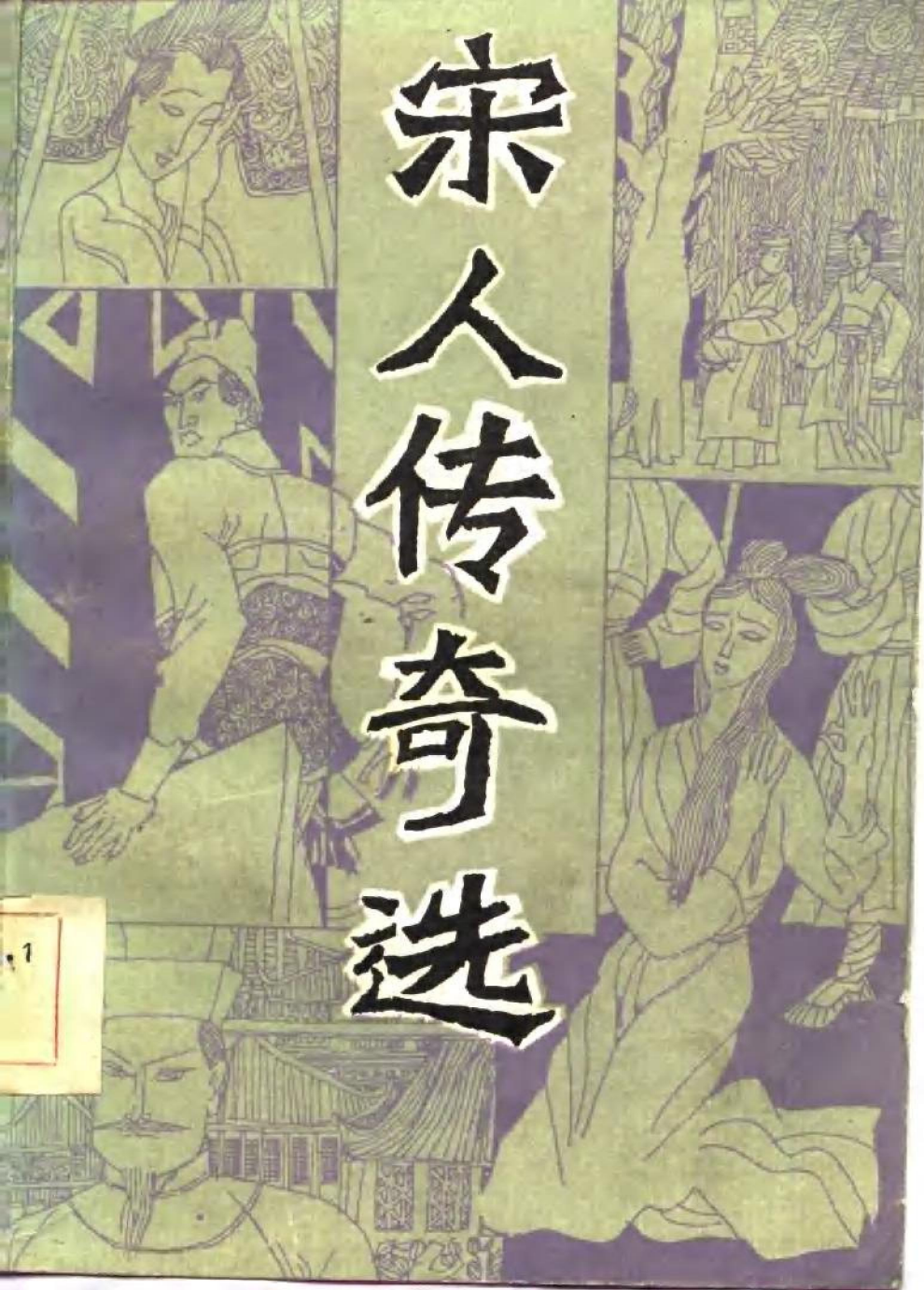


宋人传奇选



宋人传奇选

薛洪 牟青 选注
李实 马兰

责任编辑：陈仿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10.125 印数：1—78,200

统一书号：10109·1967 定价：1.35元

目 录

前 言	(1)
乐 史	
绿珠传	(17)
张齐贤	
梁太祖	(28)
白万州	(35)
张相夫人	(40)
吴 淑	
洪州书生	(44)
无名氏	
隋炀帝海山记	(46)
张 实	
流红记	(65)
秦 醇	
谭意歌传	(72)
赵飞燕别传	(87)
柳师尹	
王幼玉记	(96)

钱 易

越娘记.....(105)

无名氏

王魁传.....(112)

无名氏

朱蛇记.....(120)

刘 斧

王榭.....(127)

李宪民

西蜀异遇.....(134)

钱塘异梦.....(149)

无名氏

苏小卿.....(154)

无名氏

梅妃传.....(162)

廉 宣

狄氏.....(174)

大桶张氏.....(180)

王明清

盐商义嫁.....(185)

全州佳偶.....(190)

茶肆高风.....(193)

洪 迈

吴小员外.....(203)

伊阳古瓶·····	(207)
侠妇人·····	(209)
蒋教授·····	(214)
蔡侍郎·····	(217)
蓝姐·····	(219)
王八郎·····	(222)
孙五哥·····	(224)
太原意娘·····	(227)
陕西刘生·····	(231)
琉璃瓶·····	(234)
西湖女子·····	(236)
韩庄敏食驴·····	(239)
张二姐·····	(242)
张子智毁庙·····	(244)
鄂州南市女·····	(247)
丁陆两姻家·····	(249)
李大哥·····	(251)
东乡僧园女·····	(253)
曾鲁公·····	(255)
王朝议·····	(257)
寺僧治猴·····	(261)
衢州郡厅疑冢·····	(263)
满少卿·····	(266)
解洵娶妇·····	(270)

猩猩八郎.....(273)

无名氏

金烛.....(276)

裴端夫.....(280)

康誉之

李伦.....(283)

杨氏三兄弟.....(288)

沈 俶

我来也.....(292)

洪 翼

厨娘美饌.....(295)

方 回

禁街遇丽.....(300)

无名氏

李师师外传.....(303)

前 言

本书是宋代文言小说的一个选本，以传奇体小说为入选的重点。

宋代处于隋唐和元明清之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包括北宋（960——1125）和南宋（1126——1279）两个历史时期，前后共约三百二十年。在宋代，白话小说继唐代之后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宋人的话本，讲史等通俗小说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白话短篇小说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作品，艺术上已臻于成熟。与此同时，文言小说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宋人传奇是唐人传奇和清代文言小说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环节，并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因此，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

这里，我们先简略地勾勒一下宋代文言小说（主要是传奇）的创作和发展概况。

宋代文言小说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明代著名的小

说研究者胡应麟曾说过：“宋人诸说，虽间载《百川学海》，诸家汇刻，及单行《夷坚》、《程史》之类，盛于唐前；然曾氏、陶氏二书（按，指南宋曾慥的《类说》和明人陶宗仪的《说郛》）辑类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可见，宋代文言小说本来不少，但很多已经散失了。最近出版的袁行霈等同志编辑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注录了约三百五十余种，这显然也是很不完全的，但数量也不算少了。其中，仅一部《夷坚志》就包括五、六千篇作品，几乎可以同宋前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相媲美了。在这么多文言小说中，传奇小说不下几百篇。在这些传奇小说中，那些作品较为重要，它们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北宋前期，较为重要的传奇小说作者有乐史，张齐贤，吴淑等人。乐史是史官，主要小说作品有《绿珠传》、《杨妃外传》等。张齐贤官居显要，晚年致仕后写了一部《洛阳搢绅旧闻记》。吴淑是《太平广记》的主要编纂人之一，他的主要小说创作是一部《江淮异人录》。这些作品大多是用传记体写成的，大体上接近于唐人的风貌，但喜欢征实，文采远远不逮。内容则以历史题材为主，较为充实，这一点倒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到了北宋中后期，作家、作品比前期明显增多了。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刘斧的《青琐高议》、《翰府名谈》（佚）、李宪民的《云斋广录》、王山的《笔奁录》、佚名的《续青琐高议》（残存）等。这些大体上都是以传奇为主的小说专集。《青琐高议》原四十卷，今

存二十七卷，其中包括传奇小说约四十余篇。除刘斧本人作品外，还辑存了秦醇、张实、钱易、柳师尹以及一些佚名的比较重要的作家的作品。《云斋广录》今存九卷，其中有传奇小说十三篇。《笔奁录》也较重要，可惜已经失传，只在《云斋广录》、《夷坚志》等书中残存少量篇章。这些作者的生平大多失载，可见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较为低下的。和前期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泛，既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生活题材，既有政治大事，也有日常生活。在艺术上明显地受到当时盛行一时的通俗文学的影响，因此写得比较通俗浅显，具有话本的某些特点。南宋前期较重要的作品要首推洪迈的巨著《夷坚志》，这部书原有四百二十卷，今约存二分之一的样子。这是两宋时代稗官野史的宝库，其中虽然大多数是简要的笔记体故事，但也有数十篇文笔优美、描写较细的传奇小说或准传奇小说。书中并不全是洪迈个人的作品，也保存了一些他人的作品，连苏轼、苏辙、秦观等人的作品，也见于其中。其保存之功是不可泯灭的。这时期的另一著名作者是王明清，他的著述十分丰富，小说专集有《投辖录》、《摭青杂说》等。特别是《摭青杂说》，虽然存世作品已不到十篇，但多是一些质量较高的传诵之作。另外，在廉布著的《清尊录》、康誉之的《昨梦录》等书中，也有一些广为流传的名篇。还有，象《迷楼记》、《开河记》、《梅妃传》、《苏小卿》、《王魁传》等单篇传奇，大体也产生于两宋之际。南宋前期的这些作品，文字浅显易懂，讲故事娓娓动听，也有话本的某些特点。

在南宋中期，有一部佚名作者的小说专集《鬼董》，收传奇四十余篇，语言简古，别具一格，似乎可以说这是宋代最为艰深的一部作品。到了南宋后期，今天能见到的作品就不很多了。有一部《醉翁谈录》，辑存传奇文十余篇，但大多是前人的作品。

综上所述，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宋人传奇，也还有一、二百篇。这些作品大多写于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换句话说，宋人传奇创作的发展过程是两头小而中间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需待认真而深入考察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能试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宋代前期，对于文言小说的轻视和排斥，有迹象可寻。宋太宗初年，国家曾集人编纂了三部大书，即《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前二种编成后，都顺利地雕板印行了，唯独后一种因是一部总罗前代的文言小说集，却出现了波折。《广记》“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于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见谈恺写在《太平广记表》后面的按语）所谓“非后学所急”，就是认为文言小说用处不大，因而不加提倡。当时，一些著名的文人也大多轻视文言小说。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情诗艳词也没有少写，对小说却不感兴趣。据说，他反对文人写小说。在主持修纂《新唐书·艺文志》时，他把一些小说（或准小说）从史部杂传类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虽说这在目录分类上是个进步，却意味着对这些作品的贬抑。另据陈振孙《直斋书录

解题》载，古文家尹洙在谈到范仲淹的那篇传诵一时的名文《岳阳楼记》时曾说：“传奇体耳。”这显然是对传奇小说的一种轻蔑态度。北宋的一些重要的正统文学家都不写或很少写小说。他们的那些所谓笔记小说，多半是散文小品或史料杂录，就是某些被后人误认为是传奇文的作品，也往往是史传文学或寓意小品，与唐人文集中的传奇是不同的。欧阳修已如上述，还有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这些文坛巨擘也是不大写小说的。苏东坡是以“喜人谈鬼”著称的，在他所写的两种著名的笔记小品集《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中，有许多很好的小说素材，他都没有写成小说。与他同时的王迥曾写了一篇有名的小说，叫做《芙蓉城记》，他还就此赋了一篇长诗，可就是没有提起兴致来写一篇小说。苏辙倒是写了一篇相当出色的小说《游仙梦记》，但又不肯（或不敢）收在自己的本集之内，多亏《夷坚志》等书代为保存下来。我们说这些，并不是要责难哪位古人，而是要说明当时文坛上的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儒、李公佐的时代（也就是中晚唐时代），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似乎是宋代传奇小说的质量不如唐代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北宋后期，在中下层文人中涌现出一批传奇小说作者，才开始逐渐改变了传奇小说创作比较冷落的局面。到了南宋后期，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战乱年代，也不利于小说创作的发展。因此，比较而言，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虽然战争不断、问题成堆，却又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这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

展，特别是各种形态的小说的发展。这个时代是宋代由比较强盛逐渐走向衰亡的时代，人们都在寻求出路，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倾向曾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角逐，思想也就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发展，特别是大都市比较繁荣。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书记载，当时的城市文艺相当兴盛，特别是说书等通俗文艺已蔚为大国，吸引了千百万群众。据载，连宋徽宗、宋高宗这类人也有兴致欣赏这种“下里巴人”的艺术。作为宋代的正统文学的诗文，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但，在这时传奇小说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上层人士的青睐，它的创作往往是面向下层社会的。王明清在他的《投辖录》前言中就承认，他的故事是写给普通人看的。有些传奇专集的编辑就是为通俗文艺服务的。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等就是这样的书。这样，这一时期的传奇小说就不能不更多地受到通俗文艺的影响，而具有某些话本小说的特点。

二

宋人传奇数量不算少，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就中有两种思想倾向值得注意。

一是历史题材较多。鲁迅早已指出了这种特点（见《中国小说史略》）。这种小说我们就称之为历史小说。就这些小说的内容所涉及的时代来说，最早地写到了秦汉之际的

楚霸王项羽（见《青琐高议·楚王门客》），秦醇的《赵飞燕别传》写的则是西汉末年成帝及其后妃的故事，佚名的《开河记》等几篇写的是隋炀帝的罪恶史，《杨太真外传》、《梅妃传》等篇写的是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历史性悲剧。至于写残唐五代史事的作品那就更多了，其中张齐贤的《洛阳搢绅旧闻记》写得较好。这些作品的主要用意是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批判现实。一般有这样几个主题：一是反对封建统治集团间的不义战争；二是谴责封建暴政，控诉统治者鱼肉人民的罪行；三是揭露封建帝王及上层人物的荒淫无耻。通过描写表明，上面这一切黑暗现象所造成的总的结果就是：生民涂炭，国破家亡。这些题材的作品，既是对历史的痛定思痛的反思，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我们知道，北宋中期以后，宋王朝就一步一步陷入了黑暗、战乱的年代，当时的宋徽宗、宋高宗等人，也都是一些昏愤荒唐、崇信奸邪、误国害民的皇帝，同宋人传奇中所写的那些昏君、暴君相比好不了多少。小说写的是历史，着眼的却是当前。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昏君暴主，这不会是偶然的，从中可以窥见人们对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怨恨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和志士仁人的觉醒。

文言小说中的历史小说，早在六朝时期就出现了。但那时的此类作品批判的倾向并不很鲜明，象《汉武帝内传》等还是唱赞歌的。到了中晚唐时代，随着传奇小说的兴起，历史小说也多了起来。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伤今

吊古，弥漫着一种衰亡之音，流露出悲凉的亡国之痛，对于误国之君在哀挽之余也做了一些批判。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在唐宋的通俗文学（如敦煌变文、宋人话本）中也有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宋人传奇中的历史小说就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鲜明的批判性、暴露性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特点。在这一点上它超过了以往的同类作品，为以后的历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二是描写普通人民的作品开始增多了。宋代以前，直接表现普通人民的传奇小说不能说没有，比较少见则是肯定的。到了宋人传奇，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写普通人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而且有些作品写得有色有声，对人民怀着一股热情。这就很可贵了。《摭青杂说》有一篇小说写盐商项四郎毫无私心地救助一个孤苦无靠的落难少女的故事，他对她视同亲女，不但收养了她，还不要彩礼送她出嫁，为她的终身负责到底。在别人看来，这是奇货可居、无本万利的事情；他却认为，一事当前，应当严于义利之分，舍利取义。作者在文中借人物之口说：“彼商贾乃高见如此，士大夫色重礼轻有不如也。”这一对比，有批判，有赞美，更加突出了普通人民的美德。《摭青杂说·茶肆高风》、《夷坚志·荆山客邸》写的都是小本生意人拾金不昧、为顾客负责到底的事迹。他们并不是偶然做一次好事，图个好名声，而是一贯地默默地为他人着想。即使事隔多年，失物仍然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种临财不苟得的高风，对于小本商人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这些描写，突破了士大

夫阶级的狭隘眼界和儒家的传统观念。孔夫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宋人传奇的许多描写中却恰好相反，这是对普通人民的发现和肯定，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其次，对于下层社会中的“幽怨型”少女的描写也有新意。其代表性作品有《笔奁录·盈盈传》、《谭意哥传》、《王幼玉记》、《摭青杂说·全州佳偶》等。这些作品所写的都是所谓一代名妓，多少达官贵人，王孙公子为她们所倾倒。然而，她们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身在花柳繁华之地，却“幽艳愁寂，寒芳未吐”，“啼笑玄生，情若不胜”，这就是她们平日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在唐人传奇中，也写了一些幽怨型的女子，那多半是表现她们青春的苦闷或爱情的不幸，出于身世之感的却不多。而宋人传奇中的这些风尘女子的精神痛苦却要深刻而持久得多，她们不仅仅是为了爱情或其它暂时的挫折，而是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一生遭际的思索和不满，可以说这是一种人格的觉醒。请听她们自己的倾诉。王幼玉说：“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侬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逼于父母姊弟，莫得脱此。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邢杨玉说：“妾闻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饮水，亦是人家媳妇。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绪？”这些描述，体会得很深切，充分表现出她们对正常的人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

们羡慕普通人，并不想把自己的命运拴系在某个达官贵人或王孙公子身上。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她们宁肯抛弃那种锦衣玉食，坐享其成的生活而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例如，当谭意哥被人抛弃后，她既没有陷入精神崩溃，也没有重新沦落烟花，而是过着一种耕田自给、教子成人的新的生活。这就是她对她们的生活追求的一种勇敢的实践。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在明代白话小说中出现的、勇敢地争取自身解放的“花魁”王美娘，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布衣蔬食，死而无怨！”可以说，宋代的谭意哥等人就是明代的王美娘等人的先驱。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宋代以前是不经见的。我们认为，这些下层女子的觉醒是同当时城市普通人民的日益壮大、思想日益成熟分不开的。当然，也不能说唐代的某些女子就没有这种觉醒。但至少当时的一些小说家还没有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因此也就不能够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宋代的小说家不仅写出了她们的觉醒，而且能够尊重她们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把她们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盈盈传》的作者在篇中写道：“盈盈盈盈听我语，劝君休向阳台住。一生纵得楚王怜，宋玉多才谁解赋。”这几句话同上文引述的两段话互为表里，这不是两心的共鸣吗？作者们并没有把这些烟花女子视为下贱人或玩物，而是同情她们、关怀她们、为她们着想。这是时代的进步，在作家身上及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一缕折光。

三

宋人传奇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俗浅显。这是受通俗文学影响所致，上文我们已经说过了。实际上，自古以来文言小说就是在史传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双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参见徐北文《先秦文学史》有关部分）。不过，有时这种影响较为明显，有时那种影响较为明显。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具有不同风格、特色的传奇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较大的，我们这里就称之为史传体传奇，如唐人传奇（指其多数作品）和《聊斋志异》等等；受通俗文学影响较大的，我们就称之为话本体传奇，如宋人传奇（指其多数作品）、元明的中篇传奇（如《娇红传》、《钟情丽集》、《贾云华还魂记》）等即是。当然这两种传奇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宋人传奇受话本等通俗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的表现在语言上。

首先，宋人传奇的多数作品语言比较浅近。传记体传奇的语言往往接近于正统散文或史传文学，喜用秦汉以来逐渐凝固定型了的语法和词语，显得典雅简奥，本书所选的《鬼董》中的两篇就是这种作品。但宋人的多数作品并不是这样的，试引《盐商义嫁》中的一小段：

女常呼项为阿爹，因谓项曰：“儿受阿爹厚恩，死无以报。阿爹许嫁我与好人，人不知来历，亦不肯娶